

## ■ 军旅生涯 ■

## 我是新兵领歌员

1964年9月,我们从沈阳市入伍的20名新兵,来到辽宁本溪驻军某部炮兵团。

集训期间的一天晚上,团俱乐部放映电影,我们入场后,被安排坐在中间的位置,等待电影开演。就在这时,坐在我们左侧的一名老战士站起来,高声喊道:“咱们六连先唱一首歌!”这位老战士是领歌员,他双手往前平举,在打节拍的同时,领唱一句:“说打就打——说打就打,说干就干,练一练手

中枪刺刀手榴弹……”雄壮的歌声回荡在场内。声音刚落,又一位领歌员高喊:“六连唱得好不好?”“好!”“再来一首要不要?”“要!”掌声响起,六连又唱了一首歌。之后,他们向挑战的连队发起反击:“指挥连,嗓门亮,抓紧时间把歌唱!”欢迎的掌声响起来了,领歌员伸出右手,左、右、下比划三下,掌声戛然而止,指挥连以嘹亮的歌声作了回应。

几个回合后,场内气氛热

烈,参加拉歌的连队精神焕发,放声高唱,没有参加拉歌的战士热情洋溢,呐喊助威。我们新兵对这样的拉歌活动,感到既新鲜又震撼。就在这时,指挥连的领歌员突然向我们新兵发起拉歌:“欢迎新战友唱一首,好不好?”“好!”这突如其来的挑战,让我们着实有点发懵,彼此相互看着,不知如何是好。就在这时,挑战的连队又向我们高喊:“叫你唱,你就唱,扭扭捏捏不像样!”接着,全场官兵不约

而同地鼓掌,看这阵势,这歌非唱不可了。带兵的两名老班长耳语几句,让我起头领歌。我慌忙站起来,清了清嗓子以掩饰紧张的情绪,随后说:“同志们,我们唱一首《我是一个兵》吧!”我挥动手臂打拍子,20名战友卖力地唱着,当唱到“来自老百姓”这句歌词时,全场官兵参与大合唱,那声音异常洪亮。没想到,仅为新兵领歌的我,却当了一次全场领歌的“总指挥”。

孙连杰/文

## ■ 朝花夕拾 ■

## 自封“真球迷”

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日前闭幕了。由此,我想起一件与世界杯足球赛有关的往事。

记得1994年美国世界杯决赛,巴西队对阵意大利队,罗马里奥直接对话罗伯特·巴乔,两人赛前本届杯赛均攻入5球。常规时间双方鏖战90分钟0-0互交白卷,加时赛战罢仍不分胜负,比赛进入点球大战,意大利巴雷西、马萨罗和罗伯特·巴乔罚丢,巴西3-2险胜,第四次捧起大力神杯。由于那场球比赛地在美国,因时差关系,转播是在凌晨,我们全家人事先上好闹钟,闹钟一响,我们从睡梦中醒来,纷纷爬起来观看比赛。无奈比赛拖得时间长,双方都没有进球。刚升入高中快班、忙于学习的儿子和在外企紧张工作的妻子,终于有些熬不住了,先是打瞌睡,最后都倒下睡了。姜还是老的辣啊,关键时刻,我挺身而出,精神抖擞地看完整场比赛,然后骄傲地挨个拨醒他俩,告诉他们比赛结果。

从那以后,我就封自己为“真球迷”了。

孙家汇/文

(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所有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)

## 看电视的那些往事

我6岁那年,奶奶出了趟远门,回来后兴冲冲地对我说:“红啊,奶奶今天看到一个稀罕玩意儿,叫电视,你看了肯定会喜欢得紧。”我望着奶奶说:“奶奶,电视是啥,能吃吗?”奶奶用手指轻轻戳了一下我的额头,一边用手比划一边笑道:“你呀,就记得吃!电视不是吃的,是看的,就那么大的一个盒子,里面装了好多小人儿。这些小人儿会走路,会说话……”我一脸茫然,不明白世界上竟有如此神奇的东西。

一年后,村西头的王爷爷家率先买了电视。电视搬回来那天,几乎全村的人都过来看稀奇。屋里容不下这么多人,大方的王爷爷便将一张八仙桌放在堂屋门口,把那台电视机摆

在桌上,迎接众人惊奇又艳羡的目光。

人们在院子里看电视,或坐,或蹲,或站,但无一例外都看得津津有味。我个子小,在人群中钻来钻去,迅速抢占到一个最佳位置,痴迷地看着电视。当时正在播放电视剧《霍元甲》,故事情节如今已忘得差不多了,唯一印象深刻的,是电视机堵在门口,看电视的人们一边看,一边帮主人家掰棉花、择花生。人们就这样看着电视,干着活,时不时传出一阵欢快的笑声,又引得更多的人前来看电视。

自从有了电视,我就成了王爷爷家的常客。每天放学后放下书包,第一时间就往王爷爷家跑。可是农村农活多,那

时,人们多半还没有收工回家,所以,我经常是兴冲冲地跑去,悻悻地归来。母亲见我如此爱看电视,就对父亲说:“我看娃儿对电视馋得紧,咱们明年也买一台吧。”父亲盘算着收成,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对我说:“红啊,如果你过年能拿个奖状回来,咱家明年就买台电视。”

经过不懈的努力,我期末考试考了双百,拿到了我人生的第一张奖状。发奖状那天,我神气极了,背着书包,在村里逢人便说:“明年到我家看电视!”到家后,我把奖状递给父亲,父亲一遍又一遍地摸着奖状,笑呵呵地说:“中啊,咱老王家也出了个有出息的娃,好,过了年就去买电视。”

电视机买回来后,我便成了电视机前的常客,一逮住机会就看。母亲怕我看多了影响学习,便限制我看电视。为了看电视,我常和母亲斗智斗勇:母亲在家,我便做作业;母亲头脚出门,我后脚就开电视,然后在她回来之前关掉电视,还装模作样地做作业。母亲回家一进屋,就直奔电视机,用手一摸电视机是热的,她就二话不说,抄起扫帚就打。我一边蹦跳着躲闪一边求饶,整个院子里好一派鸡飞狗跳的景象。

再后来,我参加了工作,成了家,买的电视一台比一台大,一台比一台高级,可就是找不到当初看电视的热情了。

王运红/文

## ■ 图说往事 ■

## 在人民大会堂领奖



1992年,我和3名同志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。12月24日,河北省新闻出版局的肖局长,带领我们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会。大会开始了,领奖台的四周响起了悦耳的音乐声,国家领导人分批而有序地把获奖证书发到代表手中。经过1个小时紧张的发奖仪式,我领到了这本证书。

董天恩/文并供图

## 捡煤渣

早在几十年前,农家日子穷苦,大多买不起煤,冬天做饭取暖一般都用庄稼秸秆、树枝树叶。所以,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放学了,都到附近的厂矿企业捡煤渣,留作寒冬腊月打煤球用。

捡煤渣必备一个小扒钩和一个大肚子背筐。那时,我们都到离村子十几里地的镇上捡煤渣。镇东的白马河边有家工厂,每年冬天烧锅炉。锅炉工张伯原来是镇中学的老校工,我与他很熟。我和小虎常做伴去捡煤渣,张伯对我俩很照顾。见我俩来了,他就打开厂区的小门,让我们到里面先捡。不过捡上一会儿,张伯就撵我俩走,怕被领导看见。

工厂外面的情形就不同了,小山一样的煤渣堆旁早就聚集了很多捡煤渣的人。张伯他们每推出来一车煤渣,人们就一下子围上去,快速地又扒又捡。我们再到煤堆旁捡一会儿,这样,我们每次去捡煤渣,都能背回家满满一筐。

捡煤渣的人群里有我们村的五

奶,她头发花白,腰背佝偻着,特别显眼。五奶是村里的五保户,孤苦伶仃,她眼神儿不济,腿脚也不灵便,每次只能捡小半筐。有一次,我们从五奶身边走过,五奶笑眯眯地说:“你俩捡的都是好煤块哟,能分一点给俺不?俺给你们钱!”说着,她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分票,小虎有点动心,我瞪了他一眼,严肃地说:“五奶这么大岁数还来捡煤渣,怪可怜的,你怎么忍心收钱呢?”

回家后我和母亲一说,母亲动情地说:“唉,她一个孤老婆子,没力气拾柴火,也捡不了多少煤渣,冬天冷冰冰的怎么过呀!”母亲把我捡来的煤块倒出一半,吩咐我赶紧给五奶送去。以后每次捡煤渣,母亲都让我匀出一些,背到五奶家,直到后来烧锅炉的张伯不干了,我们不再捡煤渣为止。

一晃40多年过去了,我时常会想起捡煤渣的情景,想起黑漆漆的煤渣冒出的缕缕热气……

刘琪瑞/文

## 图说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
我们的价值观
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

群雁 任旭光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日报 中国网络电视台